

家國五十年紀事

王士安自述手稿

一九四九
至
一九九九

卷五

卷五

目 录

八	父亲的葬礼（一九九〇年四十八岁）	二一七
九	强夺黄金地（一九九一年四十九岁）	二二一
第七章	公务员记录（下）（一九九二——一九九九）	二二五

一	母校四十周年庆典（一九九三年五十岁）	二二五
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	找回苦命的小妹（一九九三年五十二岁）	二二八
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	书法情结（一九九四年五十三岁）	二三三
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四	儿子的婚事（一九九五岁五十三岁）	二三七
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五	电业局长的滋味（一九九六年五十四岁）	二四〇
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六 和李鵬總理干杯（一九九七時年五十五歲）

二五一

七 双胞胎孙子催我喜泪下（一九九八時年五十六歲）

二五五

八 家園多美好

世界真奇妙（一九九九 五十七歲）

二五八

后 记

二六五

八父亲的葬礼

(一九九〇年时年四十八岁)

父亲，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不幸因病去世。终年以十三岁，我和全家人都悲痛万分。

父亲的一生，是曲折坎坷命运多舛的一生。他当过旧锡山的兵，经过商，办过工厂，种过地，蹲过两次共十年的大牢，当过近三十年的专政对象——地主分子兼历史反革命分子。受尽了苦难和凌辱。他给我以生命，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他给我慈祥深沉的父爱和幸福，让我享受终生。他也给我一顶“可教子女”的帽子，让我吃尽了苦头。当然，这不是他的错，是历史强加给我的。无论

任何情况下，我不埋怨他，我一直非常爱他，用心去孝敬他。

父亲走了。他晚年赶上好时代，改革开放给他摘掉了“阶级敌人”的帽子，恢复了公民的身份，获得了人身自由。他成了“乡长的父亲”、“局长的爸爸”，受人尊重，受人爱戴。在安静平和富足自由的日子里走到了人生终点。比起母亲，他老人家真是幸运多福。

按照父亲的遗愿，落叶归根，终老后回家睡在祖母身旁。我护送老人回家乡。厂乡随俗，在家乡赵古台村办理丧事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家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，令乡亲们瞩目。家族中，我们这一支近亲，已发展到一百多号人，人家称我们这一门人财两旺，村民们很是看得起。父亲的葬礼就另有一番景象了。与母

亲去世时的情况，形成天壤之反差。

说句心里话，有因领导干部家庭婚丧嫁娶问题上，上级早有明文规定，禁止大操大办，禁止铺张浪费，我理应模范遵守。但老人回到乡下老家，入乡不随俗，我实在拗不过，这是其一；我是三十年前赴古台村的三等农民，如今成了共产党领导干部，政府官员，功已成名已就，衣锦还乡，扬点眉，吐点气，在赴古台村出现一下，渲泄一次长时期的郁闷和不满，也正迎合我的虚荣心理，这是其二；母亲的后事办得太凄凉，父亲的丧事热烈一些，我对老人愧疚多年的心愿，也算得到点补偿，这是其三。所以，父亲的丧事如何办，我未加任何的约束和限制，我只管出钱出物，任凭族长爷们摆布，办

到哪算哪。村領導和王姓家族成員，都異常熱情，紛紛前來吊唁慰問幫忙。以村長王本才和族長王益敬為首，主辦喪事，成立了治喪委員會，下設礼仪組、后勤組、接待組，每組四人。各司其職，各負其責。

灵堂設在堂哥王義家里，父親的四五六七大号相本黑漆棺木，置于堂屋中央。棺木前小方桌上，安放著父親的遺像，再向外擺放著鸡、魚、肉三牲祭品和昼夜不息的長明灯。門前院子里，搭建起祭祀行礼的灵棚，棚兩側立柱上挂著吊联，祭酒陳辭表兒孝意。謳歌洒泪悼父英灵^上。橫联寫著「音容犹在德澤永存^上」。

灵棚前排放著我們七兄弟五姐妹（一堂兄弟姐妹）的花圈、花籃。院子里及門外大路上，挂滿了亲戚、族人、同事、朋友、領導送來的黑

白挽帐，整个灵堂布置得庄重而肃穆。

亲友们一拨一拨前来奔丧，大人孩子成群结队，进门就跪下，嚎啕大哭。

乡邻们一批又一批，前来吊唁，他们面带哀容，心情沉重，挥泪向老人告别。

朋友们一帮又一帮，前来慰问，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情，来表达自己的哀思。

全村各户人家都来了，不论过去亲密友好的，同情爱怜的，抑或是与我家势不两立，疾恶如仇的，都来为这个昔日的阶级敌人送行，向老人致哀。王益群为老人丧事跪前跪后，出力最

多。王益全对老人孝心最诚，拿了双倍礼钱。真是天气大变，由阴转晴，由冷变暖。最忙的是十四日出殡这一天，按乡俗，上午要行礼、出殓，事后聚殓。后勤组要准备四十桌饭菜，供宾主三百人食用；接待组要接待方、面三的来宾客人；礼仪组要承办几十场致哀行礼仪式。

行礼开始了，在司仪的安排下，我们兄弟七人及子女二十多人，披麻戴孝，哭跪在灵前，不断向行礼者叩首。

首先是舅家老表一行四十多人行礼，鸣砲哀乐起，全鹏表哥带领众兄弟肃立，作揖、打拱、跪下、叩首、上殿、转盅，三次上殿，二十四叩首，行二十四拜大礼。接着是姑表兄们、姨表兄们……

突然，村外鞭炮齐鸣，唢呐高奏，擎着花圈挽帐，一队男女老幼数十人的祭奠队伍浩气闯进。这是姐夫于彩林带领亲朋好友及儿孙前来吊唁。他虔诚地行了二十四拜大礼，每个动作都毕恭毕敬。接着又痛哭流涕，长跪不起。比照母亲丧事上的那种冷酷无情，真是判若两人。

几辆轿车进村了。我单位毛俊海副局长，带领市医药局中层领导、药胶厂、药械厂领导班子，前来慰问。他们带来全体医药职工的心愿，一个车队又接踵而至，这是市经委、工业局、轻纺局、二轻局、交通局、电业局的领导们，他们带来对老人的悼念和哀思。又是一个车队，周口行署朱专员、扶沟县委王书记、周

口市政府与市长几位领导也来了。一时，这个偏远小村，马龙车水，极尽哀荣。我感叹，老爷子走时真够风光！

十六抬彩色龙驾起驾，数百名亲友送行，将老人安葬于土中。

母亲走了，父亲也走了。我常想念两位苦命可怜的老人，也常忆起母亲去世时亲友不相帮，乡邻不相助，凉尸无人抬的凄惨景象。

我暗自落泪。两位老人分别有个卑贱的和高贵的人生结局，他们俩如同跨越一千年。同样的事，同样的人，去俗就迥然不同地对待他们。我看到社会上有那种人，也有那股风，如同川剧中的变脸术，当你卑贱贫穷时，他迴避躲闪，袖手旁观，或乘人之危，落井下石；一朝发达富足，就极尽趋炎附势阿谀讨好之能事。真是人踩人，踩死

人；人抬人，人上人。

我厌恶那种“势力眼”。

我痛恨那种“转舵风”。

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追忆于周口

九强夺黄金地

（一九九二年时年四十九岁）

我在周口市医药管理局、长兼党组书记任上，干了四年多时

间。这段时间里，干得最好最得职工人心，又最具戏剧性和趣味性的-一件事，就是在这-年，从市税务局强夺过来-块黄金地皮。考强夺二字本义，词典释为强力占有他人的东西。

有了这块地皮，医药管理局建起了营业办公大楼、职工住宅楼。企业提高了效益，职工稳定了情绪。我由被动变主动，政绩斐然。

医药管理局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，四年换了三位局长。局机关没有正规办公场所，二十四个营业网点，十九个是租赁的，外债累累，亏损严重。局长走马灯，职工不稳定。我于九〇年临危授命来到这里。

面对这糟糕的局面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摸清问题，理清思路，决定从五个方面

抓起：一是加强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，形成团结而坚强的领导核心；二是理顺职工情绪，保证全局稳定而和谐的政治局面；三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，提高经济效益；四是加强营业网点建设，扩张营业渠道；五是抓好医药工业的生产经营。

明确分工，毛、王、刘、张、刘五位副局长各负其责。

医药管理局原本是个不错的单位，之所以成为目前困难的局面，除领导班子不团结、职工情绪不稳定外，也和市内老城改造有关。老城改造把医药营业网点拆除百分之八十。按有关政策规定，拆后应补给医药局营业用地四亩二分。并约定可以在商业中心中州路两侧任意选择。但由于多年来局领导班子不稳定，无人过问，此事长时间搁置。

这是振兴周口医药的突破口。我决计要回地皮，尽快恢复建设自己的营业网点。我找到主管副市长，找到规划局、建设局，摊出拆迁协议，说明情况，申明理由，合理合法。但为时已晚，中州路两侧地皮安排工作早已结束，最后的一块五亩地，市委韩凌云书记已批给市税务局，正待施工。

我想找韩书记汇报要地皮，但我不敢冒险，怕砸锅，怕拔了他的面子。印象我，他年轻气盛，说一不二。而税务局：长高某又是他以前的老领导。在韩书记看来，税务局是天下第一局，重要得很，他大会小会都讲，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，要千方百计努力地组织税源，保证全市的吃饭和建设。可他从来没讲过，都到医药局去买药，预防感冒拉肚子，小小的医药局怎能和强势的税务局去争盘抗衡呢！

四、建設系企業之生死存亡，這塊地皮比黃金還要貴重。

如何改變市委軒書記的原定意見，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，除非地委書記、專員，或者其他能制約他的人。

我想到了河南省醫藥管理局：長張明閣。

這一年，軒書記正為加快周口工業發展而焦急，他要求各單位到省直跑項目，要資金，辦企業。用他的話說，要有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言萬語的三千精神，要象談戀愛那樣，把項目勾引過來。一次，張明閣來周口檢查工作，為周口上藥廠項目，軒與張談了很長時間，戀愛。

我與毛俊海付局長趕到省局，見到張局長。

事情远不象我们想象的顺利。张明阁对我们反映的地皮问题，只写便函一封，内容如下：

靳书记：

周口市局来反映四点地皮一事，请您酌处。

张明阁 九二六、十三

我看，信，很不以为然。来反映什么意思？不是告状吗？酌处是什么？不就是能办就办，不办就算吗？这样写不行。

于是，我找来省局的信纸和信封，重写一封，内容改为：

靳书记：

您好！